

樂舞青春-飛向世界的台灣囡仔

亞特蘭提斯傳說-曲目解析

黃世沛老師 文

柴可夫斯基：

C 大調弦樂小夜曲，作品 48

Tchaikovsky: Serenade for String
Orchestra in C Major, Op.48

俄羅斯浪漫樂派作曲家柴可夫斯基

(Pyotr Ilyich Tchaikovsky, 1840 - 1893)

的創作，以德國式的作曲手法為主，可以於其作品中看出自古典、浪漫樂派一路承襲、濃厚的西方音樂風格。然而不容否認地，其音樂同時也流露出俄國民族音樂的特色，而此特色來自於柴可夫斯基本人與俄國文學的緊密結合。他透過普希金、托爾斯泰、杜思妥也夫斯基等人的作品，追求俄國本土文

化精髓，並體認生命的意義，使其音樂語言中，不但有俄國文化傳統中的悲觀主義精神，也包含了其深的民族情感。此外，柴氏位於俄國革命及民主主義思想高漲時期，綜觀其創作生涯，前期作品時時透露出明亮與光輝感、以及歡樂之取向，歷經時間的刻畫，晚期則著重於心靈深處不可抗的悲劇傾向。

柴可夫斯基極為推崇古典音樂中，對於結構和形式上的嚴謹要求，但其更認為，如此的音樂必須以感情及想像力為創作基礎，才能相得益彰，性格中集結了包括靦腆、細膩、敏感、脆弱等多樣面向，使得柴氏從感性為出發點，再以細緻手法作為語法，勾勒出內在思想與外在表現皆完美融合的圓融篇章 - 柴可夫斯基正是藉音樂來抒發其意境及情緒。難能可貴的是，在柴氏暢所欲

言的同時，這些作品並非艱深難懂，總以平易近人之姿，感人肺腑且撼動聽者心靈。

1880 年可謂是柴氏創作生涯中的重要年份 - 義大利隨想曲 (Capriccio Italien, Op.45)、C 大調弦樂小夜曲 (Serenade for String Orchestra, Op.48) 以及 1812 序曲 (Overture Solennelle 1812, Op.49); 彰顯出鮮明俄羅斯風味的 C 大調弦樂小夜曲，堪稱小夜曲中登峰造極作品之一，當中柴可夫斯基向莫札特致敬、同時又順應西歐潮流，以自身民族特色融入所謂維也納曲式 - 包含嬉遊曲、圓舞曲等，具青春活力及渲染力之餘、又兼具抒情與柴氏擅長的甜美旋律等特性，更巧妙揉和來自巴洛可與古典時期之精華，使得作品豐富度更增，且洋溢著柴氏作品中少見之幸福感，也

因此被公認具有高度藝術性；原先創作時是以介乎於交響曲及弦樂四重奏之間的概念創作，最後則以弦樂組曲之形式呈現，但仍保有交響曲之結構、更於調性上有其設計感。

第一樂章

小奏鳴曲形式之樂曲：

不太慢的行板 - 中庸的快板

I: Pezzo in forma di sonatina: Andante non troppo – Allegro moderato

樂章以不太慢的行板 (Andante non troppo) 強力宣揚開始，下行音形展現魄力、並拓展之，序奏主題莊重有力，所蘊含之內在威能十足，低音聲部的上行音階之後，是為不同聲部之序奏主題放送，循環數次之後則曲勢稍收。呈示部分則以中庸的快板 (Allegro Moderato) 另起爐灶，第一主題流暢中帶著娓娓道來之語氣，具張力之呈現沉鬱氛圍且略帶愁緒，小提琴與中、大提琴展開細緻富含巧思的對答、追逐與模仿間饒富曲趣；第二主題則輕巧般轉換調性再展舞姿，撥奏襯托之上便是高音聲部之翩翩起

舞，彼此銜接串聯、更可見對位之趣，樂句推動間接引至曲思的昂揚。再現部分則以主調呈現雙主題，並如首尾呼應般至序奏樂句為樂章作結。

第二樂章

圓舞曲：中板 - 圓舞曲速度

II: Walzer: Moderato - Tempo di valse

彷彿向約翰·史特勞斯 (Johann Baptist Strauss, 1825 - 1899) 及其膾炙人口的維也納風圓舞曲致敬一般，甜蜜、極盡優雅之能事的展現悠揚流暢的輕盈舞姿，在本曲中最廣為人知之一的主題旋律中，除了有柴氏柔美、動人且具有活力的特徵，更隱隱含有悲劇之意涵；以此主題貫串之本樂章，可謂展現柴氏之匠心獨具，將主題加以擴展、變化、穿插以新聲部、抑或是別具辨識度的節奏動機，展現豐富樣貌之同時仍保有起伏、歌唱性與律動感，且因動機的醞釀與累積，而展現更多的熱情與華麗的樣貌，樂章最後則結於逐漸消失的尾韻。

第三樂章

輓歌：哀傷的甚緩板

III: Elegia: Larghetto elegiaco

本樂章和聲格外具有感染力、深沉卻動人、張力亦十足，三段式曲式中，中段相較而顯得略為蓬勃活潑些，但大致上在此俄羅斯風味濃重的樂章中，彷彿北國凜冽寒風中的陰鬱天色壟罩一般，但即使如此，仍能充分浸淫在柴可夫斯基具無比天分的美麗旋律之中，細緻帶巧思的音響效果來自高明的配器技巧；每每透過樂句堆疊的情緒掀起了波瀾、卻又再次壓抑而內斂，而後又逐句推波而起，結尾則以開頭部分作為素材、而有首尾呼應之感，最後則如同隱沒、飄散在霧中般結束樂章。

第四樂章

終曲 (俄羅斯主題):

行板—精神抖擻的快板

IV: Finale (Tema russo): Andante -
Allegro con spirito

俄羅斯傳統民謠的引用使本樂章可說是全曲中、具有最純正俄羅斯風味的樂章，奏鳴曲式的運用則構築工整結構、卻仍不失豐富度；序奏所引用之旋律如嘆息般、並帶有滄桑感，弱音器的使用更能渲染哀傷之緒，與呈示部所引用民謠旋律的活潑輕巧、開朗明亮，可說是相映成趣，亦使兩方皆有更鮮明的對比性格；民謠旋律除引用外，更使用對位手法彼此追逐、遁展，展現藝術性與豐富度。樂章最末、於略具規模的尾奏段落後，是為遙想首樂章序奏的再次緬懷，並更具重量感與深沉氛圍，並毅然轉回本樂章主題，熱情奔放、如歡慶般興高采烈的結束全曲。